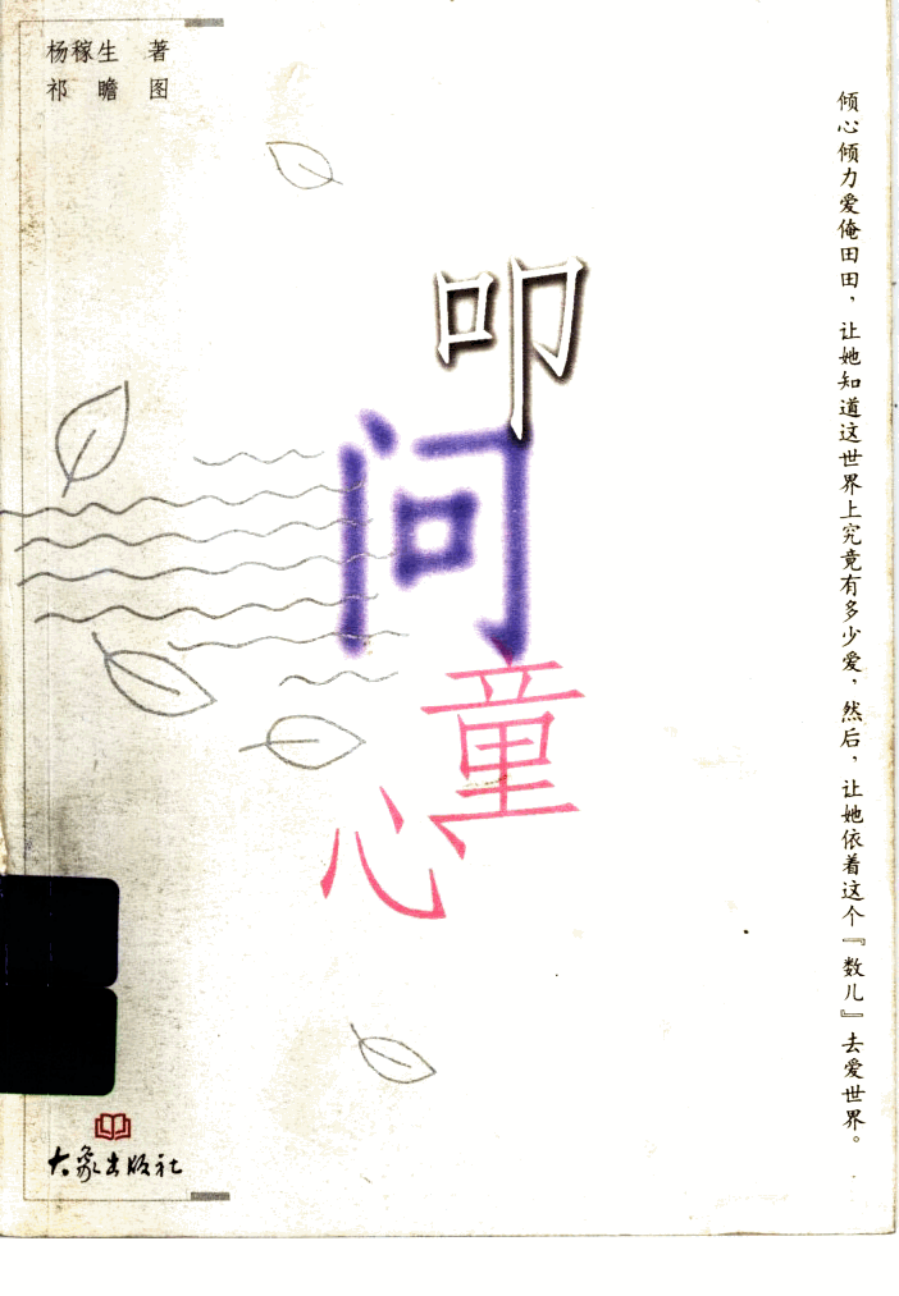


杨稼生 著
祁 瞻 图

叩问童年



倾心倾力爱俺田田，让她知道这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爱，然后，让她依着这个『数儿』去爱世界。


大象出版社

序

书中有两个主要人物：小姑娘田田，田田的爷爷杨稼生。

认识稼生，已十多年；认识田田，才十多天。我是从稼生的文章里认识田田的。几十篇文章读一遍，田田就站在我面前了。我仿佛看见了她的大眼睛、长睫毛，花朵儿似的笑，强忍着没有滴下的泪。我仿佛听见了她奶声奶气地说话，究底刨根地提问题；那些话，看似幼稚，其实深刻，来自本真的深刻，那些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复杂，要回答圆满须有哲学家的头脑。她的天真，来自天然。她说：“咱们用声音扯住手吧。”这简直是阅尽人间春色的诗人的警句。她问：“小鸟有没有爷

爷？”简直问出了一篇庄子的《齐物论》。诗人和哲学家，都是长不老的儿童。刚认识田田，就收到稼生的信，信中有一张田田的照片。细端详，照片上的她和我认识的她竟一模一样；我所认识的，正是这个妞妞。照片背面，妞妞写了一行字：“田田给同宾爷爷”；为把这行字写直，用尺子和小刀背划了一条若有若无的线。我对着照片喃喃道：“田田，同宾爷爷今天可高兴，我们已经用声音扯住手了。同宾爷爷也在想，小鸟的爷爷呢？小鸟爷爷的爷爷呢？……”同宾爷爷老迈的心啊，一下子长了轻健的翅膀。

田田看世界，世界真美好。在她明澈的眼睛里，人与物，俱可爱。不独对爷爷奶奶、幼儿园的老师和小朋友、街头不相识的乡下老夫妇、故事里被人骗走的小妞，即便是一株小树、一棵青菜、一只燕子、一轮圆月也系以真情。歌儿里唱道：“假如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就变成美好的人间。”我说，假如人人都像田田一样，世界就变得无比温暖灿烂。田田是以一颗童心待人对物的。童心没有虚假。童心只有清纯。童心就是爱心、善心、真心。尘寰中，童心最可贵。起码在这一点上，田田堪为我师，也堪为众人师。可叹多少世人，为生存，为名利，为权力，浮浮沉沉，争争斗斗，消耗了生命，童心也消磨殆尽。失去童心，就淡了对天地万物的兴趣，薄了对世间众生的感情，总之，就少了人味。人

味少了，还能活出几多意思？在文章里，稼生常常有意地教导田田，把田田教导成了懂事的乖乖。我看，田田也常常无意中教导稼生，把年过花甲的爷爷教导成了童心十足的老小孩。正是因为这，爷孙俩才互相理解，性灵沟通，才在一块儿玩得舒服，生活得陶醉。

稼生出身贫寒，饱经忧患。困顿和磨难，没有销蚀掉人性，反倒滋养了他的正直和善良，垂暮之年，犹存赤子之心。以这颗心观照世界，寻常风景也有诗意，凡俗日子都是文章。他的文章，正是从心中自然流出的，不是刻意制造而成的。我很欣赏明代不随潮流的思想家李卓吾一句话：“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稼生童心未泯，不会矫饰，不会作秀，不会把自己弄得多么了不得，只满足于做真人，说真话，写真文章；絮絮言之，娓娓道来，写出了家常生活的安适、温馨，隐隐地，也透出字面下的苦涩、凄楚。平和亲切的记叙，质朴自然的语言，带给我的是丰盈隽永的意味，使我想得很多，很远。他写的都是琐屑小事，分量很轻，可文中蕴涵的感情，分量很重。我一篇篇翻阅，一句句品味，心里时而热，时而酸，时而想笑，时而想哭，不由得掺和进去了，不由得沉吟、沉思，心中总有几分沉重。田田可怜而又可爱，不幸而又幸福，不该那么懂事而又那么懂事……

田田生长在稼生身边，是命运，是造化。稼生写出

的是亲情,又不只是亲情。

当然,稼生的文章算不上“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离百姓很近,离人心很近。因此,自有其流传的价值和长久的生命力。散文写到这份上,够了。

2000年6月6日于南阳豆斋

周同宾

目录

向晚时分	1
废信封	6
垃圾	10
买垃圾	12
识数	14
过马路	17
听雷	20
反义词	23
学成语	26
耳语	28
斥责	30
小表弟是一勺一勺喂大的	32

小鸟也有爷爷	35
打下手	38
对句	41
一片白纸	44
看麦子去	46
不转身看	50
感知	52
感应	56
一棵青菜	59
写字的故事	62
看画画	65
判断	68
清晨	71
第一课	74
江清月近人	79
扯手	82
记住	85
不会丢失的书	88
起风了	92
燕子回家路	94
斤斤两两	97
等于	100
多余的	103

一百分	106
学话	109
减法	112
谁傻	114
智力测验	117
背书	120
识破	123
识字	126
说谎	129
返工	132
你能不能不流口水?	135
有偿游戏	139
大人话	141
老房子	144
玩	148
楔钉子	151
台灯	154
等待	160
望月	165

向晚时分



小麦正在扬花，干热风却从早刮到日西。身心困顿，又不见友人来信。两眼干涩如有芒刺，没有文思，也不想读书，独自在街上走，脚步零乱。周期性忧郁症又一次降临了，觉得有一个无名的灾难正无端地向我靠近。忧郁症伴我多年，每犯病都有末日感：末日感反使我潇洒看世界。有同病者说：听巴达尔兹维兹卡的钢琴曲《少女的祈祷》可洗去这种精神病毒。

午后，热风扑窗，我在窗下反复听这首曲子，听得泪湿双颊。

电视节目轮流地戏弄人。我带上三岁的小女孩田田向西山走。立志不再看电视。山城很小，转身便是山野。

热风沸沸，麦浪匆匆远走不知所终……

我是田田的爷爷。但田田这名字可不是爷爷给起的，是她妈妈给起的。生她的时候，正值冬旱，麦苗枯黄，恰落了一场薄雪。她妈妈是在农村长大的，心系麦苗，便给起了个“润田”，后来是大家昵称“田田”了。乍听，很以为是“甜甜”。这可误会了！哪有恁多甜？更不会是甜连着甜。苦尽甜来是一个词，人过五十就不肯说这个词了。

一位中学生对我说，她喜欢跟小孩说话，不想跟其他人尤其是中年人说话，说中年人的话费解。只要别

钻牛角尖，会认为这话有道理。我不怕别人说我矫情，我和小孩玩已经成癖，很有些年月了，尤其困顿失望时节，跟小孩玩是一种消化人生的教育。田田自小我就跟她玩，给她洗小脏手，也擦过尿，希望她快点儿长大好跟我说话。这个愿望很快就实现了。我无厌地跟田田玩。她两岁的时候就认识了“山”字，兴奋得直拍手。当时我把一个小板凳放在她面前；稍顷，在小板凳上摆上一个小板凳。然后，写个“山”字；稍顷，在“山”字上面再摆上一个“山”字说：“田田，山摆山是出！”田田伸出小手，指着那两个摆起来的小板凳说：“跟这一样。”以后，她又知道可摆可是哥、月并月是朋……田田的空间意识萌动了。

田田最高兴让我带她到邮局去送信，这几乎成为我俩的文化生活。她个子矮，够不住投信孔，就叫我抱起她接接腿。我有时急性只管把信投入信孔，她就怄气，非让人家营业员把那封信掏出来由她亲自再投入。田田后来长高了点，就立楞着小脚尖，一只小手极尽攀抓，扣紧投信孔下唇打秋，另一只小手把信投入。那兴奋劲像是农民往田里撒种子，也像是她自己放飞了一只鸽子，并且知道这鸽子过一会儿就会飞回来。其实，她并不知道这信的那一端是何人是何地。她这个兴趣的成因我猜不出。也许她以为只要是一封信，就一定会走到一个美丽的地方，落到一个微笑着的人的手中，

因为她看见过我读信时的高兴劲。为了叫田田高兴，我痴情给友人写信，携着这天伦之乐向友人传送感情，真是好极了，这说是我爱朋友，说是我爱田田，都对。田田有一次睡醒后哭闹不止，我说：“田田咱去送信吧？”她便不再哭。我扯着她到邮局门口，她伸手向我讨信，我说：“还没写好呢。”她脸色一寒，却没有哭。这一刹那，我看见她一丝成人相，颇教人惊心。再后来，我每次说“田田咱去送信吧”，她就问：“你写没有写信？”

我和田田有说不完的话。但田田从来不说我的话是对是错。她不会评论，只会问，就像刚才她问：“你写没有写信？”其实，我也真希望这世上永远没有评论，只有问。你说你光明正大，我就问：“你真的光明正大吗？”

风缓了，有点凉意，夕阳由惨白变为血红，麦浪细细匀匀向前走。突来了一拨儿阵风，如血的夕阳颤抖了一下，风定了。田田快步向前跑，跑到小溪的那一端，和我有了一个不算短的距离。田田在远处成为一个小粒。小溪干涸了，溪中有乱石和冬天留下的枯梗。也许因为我和田田岁差太长太长，这乱石枯梗充塞的无水小溪就显得苍茫繁驳，让人感到了沧桑辽远的悲凉，我差点向田田遥遥挥手，说一声再见。我能知道我是如何从田田这大点儿走到今天的，且知其步履之正

误；而田田却不会知道，她将应该以什么样的步伐走到我的今天，并且我也不能向她一一交代明白。——这是人世间千般遗憾的根源。但想一想也不尽然，假若我真能返回去跟田田再走一程，恐怕我还会有千般遗憾的。



日记

1998年1月6日

下午放学回家，走到十字路口碰见爷爷，爷爷正要去邮局送信，我就和爷爷一起去邮局。邮局营业厅里的桌子和椅子摆得很整齐，还有暖气，也安静，我常在这儿做完作业再回家。邮局真是一个好地方！我们家的事儿都是从这里寄出去的，也是从这里回来的，邮局真好！

废信封

叩问童心



那天早上我送田田去幼儿园，田田的小老师奶声奶气地对着我说：“给您田田再买一盒彩笔吧！”我感到愕然，便说：“小李老师，田田的彩笔不是我昨天就交给你了吗？”小李老师说：“光有彩笔没有彩笔盒呀，跟别的小朋友的不一律，摆放不整齐。”说着她就把那个用废信封装着的十来支彩笔递到我眼前，要退还给我。这彩笔原来有盒，后来盒破了扔了，才用废信封代替。

我望着这个与众不同的彩笔“盒”愣了一下神，鼓足勇气说：“为了一个盒再花钱买一整套彩笔太破费了啊！李老师，其实这彩笔一支也不少，只是外盒与其他小朋友的不一样。不过，这样也好：别的小朋友的彩笔盒因为一模一样，你必须一个一个写上小朋友们的名字以免发错，而俺田田这个废信封正是它与众不同，你就不需再写上田田了，只要看见这个废信封就知道这是俺田田的。”我被我这冗长的辩词感动得笑了起来。我笑罢了，小李老师却没有笑，还是严肃地看着我。

于是我又辩了一遍：“小李老师，其实……”

小李老师收回了严肃，似是而非地没再说啥。

走出幼儿园，我感到快乐。一生很少与人争是非，今天为这鸡毛蒜皮跟小李老师理论起来。其实，对小李老师也无可非议，要求整齐划一是所有老师的习惯，是敬业行为。

前些时，田田说：她班上一个叫岑岑的小朋友买了脚踏车了，还是前后两个轮，后轮两侧还有两个小轮，骑歪了也不会摔下来，骑着跟飞的一样，我多想骑一会儿，岑岑不让我骑。说得可怜兮兮的，大家听着也都动情。

我听了立即反对，反对的理由是不能“见啥买啥”。不过我的话是这样说的，我说：田田她姑姑今年二十四岁了还没有买过自行车哩。大街上骑车太费神、太枯燥、太惊心，举起头，不眨眼注意那一个个躲之犹恐不及的人面，何如在人行道上，优哉游哉无惊吓，低头看墙根的绿苔、小草、蜗牛，又本分又安然……

我说完这，自己也觉得这不成理由，便又说：如果田田闹着一定要买脚踏车，咱就跟她实话实说：“田田呀，人家岑岑买脚踏车是人家岑岑的爸爸妈妈口袋里有钱，咱可不能跟人家比！”田田说我口袋里也有钱，我说这钱是买米、买面、买菜、买衣服的，便问她：“田田你说吃饭要紧呀骑车要紧呀？”田田不说话，但也不闹，显然也能懂得我这种“比较”，只是一时还转不过弯来。田田还不到四岁，只要她不再哼唧着买车就算乖孩子了。我对儿孙们的品性没有奢望，只要求他们压根儿就知道“人不能比人”，免得将来活受罪。

好了好了，还说那个“废信封”吧。过了两天，我问田田：“您老师没再说你那废信封吧？”田田说：“一上美

术课,老师一拿起那个信封就笑着发给我了。”我问:
“您老师笑的时候,同学们笑了没有?”田田说:“笑了。
后来就不笑了,都知道那信封是我的。”